



卷五十四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 注
 卷 卷五十四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唐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鄭太子為內率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直學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識曰以侯

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茅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畧古之

制也又北官文子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制

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

自秦漢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

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

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畧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

革劃五等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

制立郡縣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

曰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

訓誥至曠楊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曠不可以

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

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並建五長

所以弘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

財其親踈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使萬國相維以成

也裁與財古字通

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宗庶雜居而

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九耕之人力方者欲柔知其為人不

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

子曰季孫圖其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利人孝經曰

身不忘其君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故易曰說以使

民忘其勞周易允卦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

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

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是以

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樂矣天下以豐利而我

得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

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利

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利

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

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夫然則南面

之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任諸侯治之也包氏九服

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

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禮記曰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世治足以敦風道教足

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

雄俊之士無所安漢書宣帝曰漢家然後國

安由萬邦之思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後國

猶衆曰營方則天網自相目綱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四體辭難而心膂

獲又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語夫三代所

以直道四王所以卒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夫盛衰

隆弊理所固有漢書武帝第不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

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愿法期於必

涼明道有時而閹言法不可常原故期在於必薄道不

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

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

禦厚下之典漏於未折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

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

曰鄭京櫟實殺曷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

於國未大必折折其本也大不侵弱之豐違自三季言諸侯乘

掉掛預曰折折其本也本也侵弱之豐違自三季言諸侯乘

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

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國語鄭偃曰三季王之陵夷之

亡宜也韋昭曰季未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陵夷之

禍終于七雄言七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

曰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

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

書曰爾唯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

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

益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故五

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

所以一之也小雅豈玩二王之禍而閹經世之筭乎

曰封畛界疆也謂夏殷也經世已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而侵弱之辱愈烈於殄祀吉朋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

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士崩秦之末

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士崩

是以經始權其多禍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

種善圖始范蠡羊舌肸終賈遠國語注曰權秉非謂侯伯

也尸子曰聖人辨非禍則取重推禍則取輕

文五十四

非謂侯伯

非謂侯伯

非謂侯伯

非謂侯伯

非謂侯伯

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至

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昆諸侯釋

天子加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猶保名位

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各位不同班固漢皇統幽而不輟

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祀心皇

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

鞅見秦孝公謂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

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力滅周也尋父片始於所庇制國昧於

弱下傳宋昭公將去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父

根故君子以為此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父

賈逵國語注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國語曰

嘗不怡史記范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

之豐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藹沛之揭毛萇曰

懲戒亡秦孤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

我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

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奐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

之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揚雄連

爾雅曰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

侯曰求諸侯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

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矜然矜之者何故疆晉取其請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者何

隊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

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茂陸

軍之戎遂至于維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社預曰示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欲通周取天下也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

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斬西大澤鄉勝自

立為將軍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敵覆

廣為都尉滅之禍豈在曩自曩日謂土漢矯秦枉大放侯王漢書

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境士踰溢不遵

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

舊典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

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土

此宗廟不安也

民之力也但恃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臣犯其弱綱七子衝

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綽云八匈奴故不數之

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賈高非五等盧綽云八匈奴故不數之

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

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
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
屬高祖立賈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不勝走富
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
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息長言淮南王曰
封汝爵為下乘東南盡曰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
也然黔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
反以表盜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盜來知其欲是蓋過正之災而
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是蓋過正之災而
非建侯之累也矯枉過其正已見上文然呂氏之難朝亦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

齊王今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逐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年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

王勿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景帝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

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非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

日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莫隆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覆後卓戒

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師前漢之失也尚書曰御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尚書曰寇賊姦宄執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卒有疆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卒有疆

專朝則天下風靡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一夫

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非卓也漢書在周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

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焉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圍以為圍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與

詹父田而取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

石速士也子頹以奔衛衛師數又曰初甘昭立子頹杜預曰

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魏氏王替魏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朝因舊宮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

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
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
爾雅曰挑子賓起也王命論曰閻干天位嗣王委其九鼎
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
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于政求爾于
天邑征 鉦震於闔宇鋒鏑流平絳闕博玄西都賦然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 天下晏然以治
待亂漢書韓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以待亂 是以宣王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
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瑤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
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盍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
入號叔自此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
于鄆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
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大叔干温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

弟也同母 豈若二漢階闔暫擾而四海已沸世謂王莽也 孽臣

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
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

少帝為遠弘農王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書豈擅權之際億兆

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啓疆曰孤然周以之存漢以

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

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蓋

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

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 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日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手漢書曰燕齊之間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

公卿變節史記王蠋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王室漢書曰王莽居攝程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

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漢書曰劉璜為冀

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皙將

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恭王有寵子國有與主呂氏春秋曰師旅無先定之班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先定之班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後漢

書曰卓閻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文子曰用

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

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

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也或以諸侯出位

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不必常全君為一體也諸侯出位故國昏主暴君有時比

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

前迹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

書曰三載考績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

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何則其不治

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

貞惟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

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

君為已思治民安已受其郡縣之長為利圖物物能利

圖之故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企及進取

云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奔競以招

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修已安

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

民良士之所希及已修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

安國論語注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邊鄭玄禮記

也銛猶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邊

疾也利已鄭玄論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

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嬰說文曰故前人也故前人也

構乃弗肯堂矧肯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

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

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使其並賢居治則功

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

有厚薄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兩愚處亂則過

有深淺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然則八代之制

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

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序劉璠梁典曰峻字孝

劉孝標孝標植根滯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魏志曰

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真當富貴乎輅長
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
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
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梅福上書
塗說文曰墀塗地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
也禮天子赤墀 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 故謹述大旨因言其致
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

云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巨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
拔不群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
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

寶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
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此墨子曰
歷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

星歷近乎上祝之間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寡與史記曰司馬遷曰天然則高才而無貴

仕號餐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

謂之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葛紛綸莫知其辯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

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於

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不矣

折也關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
注曰鄭玄儀禮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范曄後漢書曰
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
有貴賤貧富之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

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
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嘗曰
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
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李然
蚤天盜路日殺不辜用入之內竟至於鴟冠壘牖必以
以壽終此其太彰較者也余甚惑焉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
楚人也常居深山
以鴟為冠故曰鴟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甍牖論衡
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
賈捐之曰石頭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諛諛
駟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諛諛
謹咋異端斯起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諛諛謹咋裴松
之曰諛音奴交切謹音詡表切咋蕭遠論其本而不暢
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
亂在天故曰論其本亦
子玄作致命由已論言
吉凶由已故曰語其流
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言之

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
左氏傳曰嘗試之也

謂之自然
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
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自然者物見
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莊子曰孔子
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
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
故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之謔然皆生而不知鼓動陶鑄
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
周易曰鼓動天下之動者
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有吾謂連叔曰藐姑
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
引曰沉淖交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
錯庶類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

左氏傳呂相曰交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成其質墜

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墜之淵泉非其族也言稟性不同非天之有陰怒也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踰實而走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踰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蕩乎太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然莊子曰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衛君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巳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然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受其成而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也者自天之命也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合之論命曰存亡壽夭論曰夫生之必死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天地所不能變

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也夫以頹天之西北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周公也狼跋其胡載震其尾毛萇曰憲路也躡音致漢

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

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歌其采芣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三而早

風敗之家語曰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

韓詩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芣芣薄言采之

齊君曰芣芣澤也芣芣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

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芣雖臭

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已者以興君夷叔斃淑媛之言子

輿困臧倉之訴崔璋七獨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既

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

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

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飲

歿仲弓之能徒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之

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

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

曰將見孟子曰仁哉孟子之後喪躡前喪君無見焉公曰

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

臧倉者與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哉

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

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懷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

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至乃伍負浮尸於江流三閭

沈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

原揚雄反騷曰欽吊楚之湘纍音義曰謂不以罪死曰

死故曰纍也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又

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著長事文帝

何自君山鴻漸斲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

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相譚字君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

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

春

是上怒曰相譚非法將去斬之譚頭流血乃貫由是
失自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
卒周易曰鷓鴣漸干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
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
記曰馮敬通少有志儻之志明帝以為行材過其實抑
而不用遂蹈墮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
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
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也近世有沛國劉璿璿弟璿並一時之秀士也蕭
顯齊書曰劉璿字子賤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
篤孝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
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璿弟璿字敬方執正直文惠太
子召璿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
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陽則閔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
誘服膺儒行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璿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直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

融論曰灑灑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正比質可也西比
京賦曰狀亭亭以山召召郭璞遊仙詩曰高竦風塵外皆
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毛詩曰君子以振民毓德

邊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
鄉善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尚因斯兩賢以

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

也又曰皆擯斥於當年豔奇才而莫用司馬彪注

論語注曰微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賴微

宿莽與檿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膏
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膏
涂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檄蜀文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此則宰衡之與阜錄容彭
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之與殤子尚書曰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
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
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若子同亦云老
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未號年七百莊子
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
壽于殤子而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過秦論皇
彭祖為之天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過秦論皇
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
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
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
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
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離
麋雄穎廣顏色如漆緒垂髮臨鼻長用而饜陳侯見而
甚悅之高誘曰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
醜而有德也
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周流變化非

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

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則子虛賦曰交錯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比叟頗識其

禍伏抱朴子曰鴛鴦不可以一途驗琴不可膠柱

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

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真呂氏春

秋曰道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不可為狀管子曰必御物以效靈

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言性命

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言如天王冕旒而執

萬物也 御 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能亂在神功聞孔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竒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

祭時天乃命湯於鑊宮有神來告曰百友德大亂往攻之

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曰元三神曰予既沉

漬穀紂於酒德牲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墨

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授

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伯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彭彭越韓韓信易曰君子豹變及其文蔚禮記曰鷲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鷲蟲猛獸也孟

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倦此天爵也公

卿大夫此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八善說論語令禹

投大子遷光祿大夫賜閑內侯范曄後漢書曰相榮治

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

佩山玄王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綬也漢書書禮記曰諸侯

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悅拾地芥豈知

有力者運之而趨乎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

走昧者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之

不知 義則殊請陳其梗概東京賦其夫麻非顏賦理哆嚙為訓

子頰烏形之異也楚辭曰麻非頰賦理遺視聯此王逸曰

六頰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嚙口不

正也夫皮切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魁頰成是朝

秀晨終龜鳴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朝

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鳴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

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

辨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畏趨出曰州人者吾語之

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縈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

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

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

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與曰吉凶由人史
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聞龍犀曰角帝王之表建
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音龍犀曰角帝王之表建
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也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曰夫子
左角曰右角月主天下也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
適周見其長弘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日上
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李固貌狀撫鏡知其將
有奇表鼎角隆犀足履龜文後為大尉撫鏡知其將
刑壓紐顯其贖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
傳曰初楚恭王無宗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於辟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備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
之庭使五人拜康王降之靈王用加焉子干子皙皆遠
之平王弱抱而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入再拜皆璧也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王之瑞感生朱宣宋均曰大星如虹下流華者女節夢意
朱宣少昊氏詩

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室生黃帝漢高祖皆
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與王賞諫臣皆
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
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質真之情未測神明之
數其蔽二也孔安國曰龜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
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
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原道者測宵冥
之深呂氏春秋曰宵冥莫知其情哉空桑之里變成洪
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
今燁入養之察其所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
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
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
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
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
湖嫗視東城門闔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

文五十四
十八

往視門門吏問之姬對如其言門吏殺雞以血林是師塗門明日姬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因沒為湖林是師

屠漢卒唯息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

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唯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唯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

師越韓魏而敗疆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

命俱死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故相績

於長平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

毛萇詩傳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

曰蕭蕭也蔽三也顏回也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

王彌曰庶幾於知幾者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

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

也類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

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珪為孝文園令既病

冤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

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謂秦王曰梁

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考三父偃公

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今忽如過隙溘合死霜露其為詭耶

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空亭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

漢書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卒長短縱橫

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

文

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夫
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享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
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第天
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
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
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
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
取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絲虜城下
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問忠說外將榮悴有定
南高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應璩與曹元長
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書曰春生者繁
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根哉夫虎嘯風馳龍興
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故重華立而元
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奔而故重華立而元
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蒼舒曠鼓檮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
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夫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卒八
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
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恐奔告于
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裔生豨庶蜚庶
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閻主衆明君
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
謀而董猶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其家語插次曰曰聞董猶不
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
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鴞同棲以天理固然易在
曉晤西都賦是使渾本胡敦徒檮杌兀踵武於雲臺之
曰接翼側足是使渾本胡敦徒檮杌兀踵武於雲臺之
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
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
謂之渾敦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
則頑舍之則罵傲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
紂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

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
之二已見上注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節而耕於

巖石黃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益微五也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

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彼我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狄
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以誅殺

百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
以誅殺

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隨畜田

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
雖大風立

於青丘斃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
淮南子曰

於青丘斃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斃齒
於青丘之野

上射十日而下殺窳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
高誘曰壽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此狄之地有

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楚王狼戾無親
自金行不競

天地板蕩左帶沸唇棄間電發
金行謂晉也于室搜補

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

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
夷左衽罔弗成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唇於桑

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唇也魏志詔曰
逐裴瀍洛

傾五都
晉東京賊曰汴洛背河左伊右瀍瀍五都居先王之

桑梓竊名號於中縣
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

郡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
章昭漢書注曰萌

傳曰黎衆也東京種落繁熾充仞神州
范曄後漢書曰

賦曰區宇以寧
可勝類繁熾不可殫盡子虛賦曰充仞其中不嗚呼福

善禍淫徒虛言耳
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

六什一
五十四
二十一

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

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

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

也亂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

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

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愚

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以由之也

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相範世要論曰遇不夫神

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

說不待李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

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

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

曰絳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

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

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芳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

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是故故季路卒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子

曰子路東鄰之野人孔子教之爲賢士王隱晉書楚穆

曰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

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而商臣之

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

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

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園欲劫孔

埋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无勇若潘臺半必舍孔叔太

子聞之懼下召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林頌曰季子子路是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

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馬氏春秋曰焚惑守心有疾分

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

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无民何以置之君

曰君善言三災或必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

廣雅曰災或謂之執法殷帝自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

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

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

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而言

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猶命且于公高

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

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

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

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

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

維陽適見報囚母大驚單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

以自彊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若

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

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有吾問于連叔曰大有

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

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

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

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問于

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

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

崖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積善

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

孫翽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論語今以其片言辯

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

曰也朝生夕死莊子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

曰媿姑不知春秋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

珪壁斯聲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

移於今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

穀不有大過天其矢諸有罪受罰以焉移之遂弗崇毛

詩序曰雲漢仍收美宣王也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

延年殘獮未甚東陵之酷勛華已見上文說文曰曠不

叔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

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詩云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彊也毛詩鄭風

改其節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古人為善惟日

之難也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論語

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

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

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修

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

道樂夫知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弁桐弟曰夫

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

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逝而不召來

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

非弱喪而不瑶臺夏屋不能悅其神戶子曰人之言君

知歸者邪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士室編蓬亦足憂

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士室編蓬亦足憂

其慮士室編蓬已見不充誠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

孔子曰儒有下墮獲於貧賤不充誠於富貴自皇南謚高

士傳然妻先生安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

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

太史公故曰史公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

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第五十四



所
圖
書